

項城縣志卷十七

麗藻志六

贈序

送唐銘歸項城序

左光先 桐城

前有闕文而此理今日益大昭著即如先朝數百年休養人人得有其生直潢池之魚蜀桀之犬跳梁僅十餘載轉徙各省而人之為其死者殆將及半吾桐自己亥始當經辛巳冬春而極吾從孫某幼以敏惠聞亦陷在賊中至大梁而始免脫既大梁又土亂紛如乃始終之得撫育而倖全者我聞實師君聖若乎是賴生之娶之食之誨之至壬癸間且得補郡博士弟子員中州諸譽髦納交友仁明府若曹若鄭諸君又惟恐不得當計去桐十六載矣今仲夏始歸里省墓在旅人不能不流涕相嚮余曰唯唯否否不然某汝

項城縣志

卷十七

麗藻志六

一

生而知有師君乎不知也然則汝不豫州惡知師君汝不蒙難惡知豫州汝不幼慧惡知蒙難蒙難而死於土者甚夥不死兵而死餒不死餒而死疫有一於此無論種種不知且不知有桐馬知有族汝今思維凡幾為死凡幾為生此凡幾為生之死之者天耶人耶難言也難之者左有高岸右有深谷如墮鐵圍如渡弱水嗣宗之窮尚有反地而此進之不可退之不能了無生理而實有不死者余故曰天下至不易死者人也則凡汝今之知有種種者皆師君之裨汝知之也一日者出占高第學為政於鉅邑又或奉天子命服繡持斧察治郡縣吏廉能若燕若楚若二越無所不之則無所不知桑蓬之射此物此志也則自今以往汝之生師君之生也不大梁之歸而相歸乎汝有德於人願汝忘之人有德於汝願汝勿忘之也若猶未也則請進而思夫釋氏之為何說從祖光先

題叔樞代書時歲在強圉作噩相月之哉生魄也

師氏家藏墨蹟

傳蒼霖明府攝項去思兼逢覽揆序

閭潮邑人

項伯陳南鄙而介汝激沈潁閒與鮦陽為鄰尹茲鮦陽者三韓蒼霖傳公也皇帝四十有四年夏項員缺中丞趙君廉公之才而兼以項煩公公毅然任甫期月而大治至次年春仲公謝項符就車南旋蔡項人曰我公去矣奈何攀卧遮道弗能留思所以歌公者而因致書旬余余曰公何以子項而二三子德公如此其深也使者曰公德如地天難名雖然河嶽日星試言其一二可見者項常例大尹始至車旗器皿概有安置公一切屏絕且曰留待爾君勿吾與也其惜省民力類如此是時夏稅方急府牒如雲公止懸牌示期不忍追呼且革除耗餘遵例平收一時爭輸恐後民氣歡騰公又愛士有禮勸農有經悉以實意舉行至今秀者操縵安絃樸

項城縣志

卷十七

麗藻志六

二

者耕雲犁雨公之賜也往規押換行帖以示新也下車之日悉罷行之止按季徵而除加稅則僧悅於市商安於廛祝頌偕作至於聽斷平允務盡其辭然而詳其情而揆其理及曲直既剖又必口講指畫悚以利害且愧以廉恥訟者洗心革面匍匐涕泣所以民鮮犯法吏不舞文幾臻刑措距項治東北六十里為潁川故道多沙善激有溜曰石龍怪形槎枒舟人慄慄先是撫君會議濬賈魯舊河以達漕運潁水為東南下流勢所必疏河使者羽檄交馳工程迫促人皆畏難公慨解橐金僱夫役利器械躬自督率三日而石龍毀又三日而淤沙平公私交便土人立碑紀功各憲稱之曰能凡此皆公之有德於項而項之所以德公也自公而前吾未之見也項人問言時適逢公之初度余曰直可即此壽公又不敢為諛辭效世祝嘏以壽公為述公之所以治項即治蔡者勒旗常銘

鐘鼎以壽公公之政事文章不幾與日星河嶽兩地而參天也哉公之先大夫出鎮名邦功立閭外諸昆玉亦有任廉使觀察及良二千石者餘皆藉藉仕版有聲公獨宰銅陽分符項署項人悅之戴公之德而不能忘言余因述其所以答使者而介公一觴有如此

端操堂文集

孝婦王母馬孺人八秩壽序

龍廷霖 太康

林陵於春秋為項子國川嶽盤紆風俗近古歲丁卯余館於外家馬氏初煦徐君見過出示項志一冊其中砥德礪節獲旌顯者甚夥未嘗不歎豫省固多忠孝節義之行而項邑其尤著者也已而徐君撫余背曰此地有孝婦王夫人君知之乎今壽登八十有二矣因而陳其苦節狀并鄉親友為公請扁額擬製錦稱祝且責序於予余以固陋辭弗許乃綴質詞以為奉觴之助焉從來有德者

項城縣志

卷十七

麗藻志六

三

必得壽而德莫大於孝夫使孀姑嬰疾病幼子在襁褓良人入中途捐館而謂周旋其間可無失墜固人之所甚不願也以其不願之遭值萬不容已之勢而卒能從容調劑使孀姑樂得以為婦良人樂得以為妻幼子樂得以為母是必從性命上一段真精神運用得去而後為順為慈而總以成其為孝也其享遐齡也固宜孺人氏馬平輿望族壺範夙嫻及笄歸閨修公斯時霜冷慈幃家計未裕孺人則異糗宿肉上承色笑而雞鳴戒旦復脫簪珥以相夫子故閨修公得蜚聲黌宮為項邑名諸生易曰子克家亦孺人內助之力居多云姑嘗病思異味孺人慨然引刀欲自割嫂急救之而姑病旋瘳即此一念直足鞭風霆而泣鬼神矣是則天性之異人也顧孺人育女三而艱於嗣力勸閨修公置側室甫舉子而側室沒孺人恩斯勤斯以養以教俾臻成立而入太學迄於今孺人

已八旬晉二添壽矣鶴髮盈梳而神明弗衰繞膝孫曾捧觴上壽此固皆孺人之孝德為之也其足以輝耀彤史何如者至如衣澣濯以昭儉躬紡績以示勤懷瓜實以明敬封遺金以厲廉不過自孝德推之亦不足為孺人枚舉也姑不贅

學古齋文集

朗軒楊先生壽序

曹若柝 淮甯

歲乙酉十一月念五日為項邑朗軒先生楊公六十初度哲嗣伯漢仲唐兩茂才製錦作屏思所以為壽者預書事實一通索一言以代侑觴之什余維初度祝壽非古也然有足以寓仁孝之思者故事雖非古而君子從之自宋以來如朱子有壽母生朝之詞其及門陳克齋壽老人生旦詩累五六首由是推之述生平表懿行倩人為序以壽其親亦猶前賢之用心也楊君昆仲潛心正學余素欽其為人乃因所撰而復申之先生幼穎悟數歲時聞庭訓即

能會意弱冠應試以數奇不售然讀書之志未嘗稍衰尤好看先儒語錄嘗鈔訂數帙以資省覽其居家也事二親孝敬備至迨親棄養後每與子姪輩論及輒嗚咽淚簌簌下事兄極恭謹兄性嚴常面呵之終無忤意而循循服勞如故教子慈愛而不事姑息雖干戈擾攘中猶延師課讀不輟嘗以繼志為勉矜肆為戒故二子皆篤摯有古風而壘麓相諧邁征交勸蓋得力於嚴教者深矣至先生待人之厚慮事之周涉世之公更有彰彰可表者人有負債積久弗償直一筆勾之不與校親友間遭大故比行事得先生為相事雖遽而寡所失鄉黨或有爭端先生為之剖別是非直者德之即屈者亦帖然無後言人謂有陳太邱居鄉之風居恒以利濟為懷如築張寨以保鄉里濬趙黃溝以洩坡水遇歉捐錢施米以甦民飢遇疫檢方丸藥以療人病諸如是類不可枚舉而竭力盡

心尤在修潁水寺一事寺舊有大成殿祀先師先賢於其中為四方絃誦之所兵燹後已成荒煙蔓草一椽片瓦無有存者先生倡衆修復並建齋房經營三載卒底於成乃敦請名師主講於此從學者若項沈淮鹿均聞風而至數年來遊庠食餼者指不勝屈又於課文外講究實學人盡興行其培植人材又如此準以作善降祥之說厥壽宜矣抑又思之人所以致壽者存乎德與仁未始不由乎子孫賢與孝子孫而孝養志承歡能壽其親於百歲子孫而賢立身行道更能壽其親於千春如文考之壽九十七也而亙古不朽或以武周繼述之功德大中公八十五也而至今猶生或以明道伊川昌明道學之力楊君昆仲勉乎哉讀聖賢之書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行是亦聖賢而已矣即親亦聖賢之親而已矣若夫舞萊綵侈賓筵為一時觀美特壽親之小者耳吾不敢以是為

祝願祝其大

就正錄

張靖邦先生壽序

楊凌閣 邑人

五福以壽為先命於天者非人所能必也然孔子贊舜之德曰必德其壽是人力亦可勝天特患無其德耳夫德者何孔子又曰仁者壽非仁何以為德非壽何以符其仁乎且仁陰德也而其用陽故易曰顯諸仁至誠惻怛積於中慈祥溫醞達於外觸之而動勃然不能自己也斂之而靜又坦然行若無事也此仁德之宏特難其人耳不意於靖邦先生遇之先生幼承伯父廣庵公嗣母龔太孺人鍾愛如親生先生周旋兩父母色養備至敬兄友弟怡怡無間言是其仁篤於親也幼讀書頗穎悟世亂棄學與鄉紳共修天成寨一方賴之又精幼科求醫者如市泛應無不周一飯嘗數起不憚煩酒食供應弗計焉是其仁推於人也尤善理家人盡其職

地因其利井井有條所蓄牛馬咸若其性而滋息獨蕃或有疾自療之輒效妙由心得鄉鄰爭來求治無不攘臂應之或以節勞勸曰六畜亦命也何忍視其死而不救乎是其仁及於物也先生四子長三元業武叔季皆業農惟仲子三寶字鼎實業懦弱冠即餽於庠又使其遠從湘潭黃先生遊講性命學數年歸來問字者多自遠而至光緒乙巳因戚寨廟基創建大成殿倡立文明社修東西齋房十二間皆先生之經營聯同人講義會文遠近聞風鼓勵課友至者三百人又恐鄉愚無知不克改行從善因立善會宣講聖諭先生登壇演說諄懇剴暢聽者如堵至有泣下者此皆造士覺人之盛心勃然不能自己者而又坦然行若無事焉是顯諸仁者不且善藏諸用乎宜其人力可以勝天其壽亦有必得者也今先生七十矣耳聰目明食健力強少壯人且不及即壽踰期頤無

難况鼎實兄弟順志承顏善於怡養孫曾繞膝蒸蒸日盛一家之中藹然太和元氣之所萃以此倡仁風而型末俗則先生以仁致壽豈僅一家之瑞哉閣與先生有通家誼謹即平日親炙而得之者以為之序

同學送師序

楊凌閣

師之為道豈不大乎尊媿於君親同於父德侔於天地師道不立則幼而蒙長而愚老而賊輕君父如路人藐天地如無物其不至趨人類於禽獸者幾希矣三代以前君德侔於天地君即師也父德侔於天地父亦師也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雖聖世不廢者亦以君臣主義其分嚴分嚴而情有難達父子主恩其情重情重而義有難伸師則有君之尊而情同家人有父之親而義仍朋友情通則氣和和則樂義正則道尊尊則嚴尊嚴以為體和樂以為用

是即禮淑樂陶之實際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此也夫天地以人為用人以天地為體師者妙天地之用以使人各全天地之體者也是故學不足以知化無以述天地之事智不足以窮神無以繼天地之志成已不足成人何恃又何以盡師之實無愧師之名乎師之為道豈不難乎慨自周衰世降君師之道廢而孔孟繼興盡師之道終不得君之位不得已立言以傳道此師道一大開闢也孟子沒學不傳師道壞君不君父不父滅倫喪理至於嬴秦而天地之翻覆極矣漢儒傳經而道晦隋儒續經而言雜直至五季之衰世界晦盲而師道更不堪問矣及宋之興周程張朱大儒繼起講學著書是師道又一開闢也故自三代以來人材之盛以宋為極師之為道豈不重乎嘗竊謂周子崛起南服直接五百年不傳之統而程子大其傳張子衍其奧朱子集其成由周子以及程張

道自南而北由程張以及朱子道又自北而南豈果天地之氣運以此為興衰乎而師道之興衰關乎氣運則固自古為然也歷元及明如趙江漢許魯齋薛敬軒胡敬齋或出或處其立言制行皆以孔孟程朱為準的洵無慚乎師道者也及我國朝名儒奮興遠邁前代而純粹以精如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尤南服之特出者乎自是以後詞章訓詁之學日新月盛博學能文之士以經師自負者壇坫相望信目忘心逞言略行著書立說詆毀先儒幾於天下同風而惟東南為最盛師道不立學雜言龐生心害政遂釀亂階洪楊之禍慘天酷地推本而論端自學術之壞基之也而天心厭亂誕生哲人湖南羅忠節公以一介書生奮起草茅倡提義旅馳驅於吳楚之間履險蹈危絕無顧惜究其所與共患難一生死皆其相與講學諸弟子當天下無事之時人所共笑為無用老

學究也豈知其猝臨變故而顧有用如此哉其著小學韻語一書
凡從軍之士類能口誦而心通之故所向克捷皆以少勝多身經
百戰未嘗敗衄非義理之心素明於中故忠勇之氣一發而不可
遏歟嘗為衆弟子勸曰更願諸生益相嚴勵日親當代崇實之儒
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學術學術正則禍亂有不難削平者匪徒
恃乎戰征已也嗚呼如忠節公者真所謂直接孔孟程朱之傳體
備用宏而無慚師道者歟不幸大功未就星隕道喪豈天無意於
斯文乎抑天所屬意者別有在也如吾師恕軒夫子其繼忠節公
而任師道之重者乎夫子生周子之鄉而與忠節公為見知不遠
數千里來主吾豫洛學明道兩書院講席者十數年道自南而北
與周子先後有同揆焉然周子得程子兄弟二人而道遂大著今
從師遊者百餘人而反無程子其人者此亦吾黨之恥耳茲因師

老而倦於遊浩然有歸志而殷殷樂育之心終有不容自己者此
亦君不容已於民父不容已於子天地不容已於人物之心師則
全體而統具之也而吾儕體師之心不亦有不容已者乎夫聚樂
離傷眷戀師恩而不忍舍此不容已之小者耳惟心師之心道師
之道皆本此一段不容已之至誠縣縣於不息踐形以此盡性以
此於君為良臣於父為肖子於天地為順德方無負吾師苦心苦
口提撕警教十數年未嘗少懈之盛心而不容已者真無窮也吾
黨體此師之為道豈不昌乎謹書此以為送師之序

貤封夫人崔母張太夫人七秩序

張錦芳邑人

皇帝御極之三十有二年日俄約成普天同慶吾兄馨庵以觀察
使監嵯瀨陽蒙 恩加二品銜 賞給二品封典先大父母
先父母均以恭遇 覃恩累贈資政大夫二品夫人吾兄猶以

祿養不逮歉然於懷推吾父母之愛以及吾姑母援 例陳情仰

邀 俞允得 勅封二品夫人表弟贊廷茂才將卜吉於月

之二十四日恭迎 誥命叩謝 天恩並擬戲綵稱觴為姑

母壽錦芳以中涓之親又忝在館甥之列侑觴之作誼不容辭謹

不揣譾陋就素所饜見而飫聞者臚述大略俾知吾姑母之徽音

懿德實足膺是福而無愧不徒以博 朝命為榮也側聞吾姑母

自為室女日即嫻姆訓先大父靜齋公課之女範女史等書略能

背誦稍長濡染家學婉婉聽從及歸外舅崔履中太學事姑尹太

孺人至孝太孺人素有鶴膝之患不良於行因卧牀褥者數年姑

母扶持奉養無晷刻離太孺人為之忘憂姑母主太夫子一即贊

廷表弟女子子五皆占鳳於清門而歸錦芳者為最幼贊廷尤後

於諸姊五歲失怙今年三十有一矣太學公創業未半中道而殂

項城縣志

卷十七

麗藻志六

九

爾時乃弟恕仁太學亦不更事家政一以委之姑母姑母外持門

戶內主中饋慘淡經營布畫井井僉曰能賢兩房同居者垂五十

年門以內雍雍如也姑母持家無私蓄於子姪無歧視嘗令胞姪

超庸與贊廷咸來執業先父及吾兄之門先後入泮姑母督課彌

嚴論者謂有畫荻斷機之風超庸贊廷亦仰體姑母之意砥名礪

行有聲黌序吾姑母之所以劬躬而燾後者為不虛矣尤幸贊廷

表弟北堂承歡曲盡已養含飴弄孫頤養天年曰耄曰耄曰期頤

固意中事耳今日壽延七秩福備九疇 丹詔在堂綵衣在庭

春酒羔羊稱觥而介眉者趾錯於梱內外姑母顧之喜可知也抑

錦芳尤有進者洪範五福富壽康甯歸於好德而貴不與焉竊觀

自古婦女之傳者太上以德其次以節其次以才而最幸者莫若

以子之賢孔孟程朱孰非早年無父兒類皆成於母訓卒成大聖

大賢師表千秋追榮三代其所以顯親而揚名者為何如耶贊廷不欲顯親則已贊廷而果欲顯親知在此不在彼也況今春秋鼎盛勵志進修前程遠大正未可量將來倘自樹立以榮其親其顯揚不更大乎哉贊廷倘誦此言而觴於堂吾知姑母有靦然色喜更進一觥而已贊廷明達亦必不以斯言為河漢也贊廷勉乎哉

以上採訪稿

項城縣志卷十八

麗藻志七

傳狀

楊烈婦傳

唐李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若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

項城縣志

卷十八

麗藻志七

一

耶衆皆泣許之乃約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饗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守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從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氣於其天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

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慙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於史官

烈婦秦氏傳

明閭 煖邑人

烈婦秦氏者余弟燦之元配沈廣文秦蛟女也氏故儒門淑媛生而嫻禮義習姆訓天性貞烈如寒玉溫潤而栗可沈濤入焰無改色澤及笄歸余弟值先大夫先宜人俱見背能處家以和事夫以敬中饋內政悉主之有法自妯娌以及臧獲賢聲藉如一口弟天

賦高邁居平咄咄負凌霄志乃抱奇不售日夜攻舉子業不少休氏亦愈益勉女紅佐之常夜分不寐蓋數載如一日也己酉闈中弟不幸以嘔心遘沈疴氏日夜涕泣守之躬湯藥不懈蓋衣不解帶者復三載弟止一子幼殤僅存二女一日易簀氏惶然如自喪即擗踊痛哭曰天乎吾不亡何待乎即欲與偕逝時二女呱呱在抱余力勸諭之可強起撫孤庶幾延第一綫之血息而氏不聽也朝夕號泣哀毀骨立卧牀席不能起未幾幼女以痘殤乃付長女於荆人撫之成立遂決志從地下自是絕飲食不復入口日嘔血數斗竟殉弟而逝先是氏守孀荒墅門闌寂可羅雀日惟二犬司晨暮至氏歿而二犬環遶不去亦竟伏柩側餓死嗟夫天道可知不可知者也夫以氏之賢而淑敬而有禮使靜好永日可不謂天道乎迺既屬弟才志士可謂得配矣而卒無子而殀殀而從地下

天道又安在乎意者名不死德不朽有不朽者在故豐此而嗇彼耶抑天果遠而不可稽或貞未必歆淫未必吐耶雖然人壽年夭壽德節烈如此千載後有知節婦者氏固未嘗以不嗣失壽也則天固未嘗不可知者也不然貞心可以感異類而獨不可以格玄穹此理之必不然者矣故為節婦者可以瞑目者也

烈婦張氏傳

閭 媛

烈婦張氏者為奉政大夫府君之側室媛之庶母也年十六侍府君即知小星禮先是府君宦深州為王事瘁忽遘異症歸卧牀簀者幾浹歲終日若起若坐若俯仰若咳吐母晝夜左右未嘗衣帶解藥餌悉出自手雖寒暑歷銷骨鑠肌無怠色疾革知不起即以死自誓告府君曰君若危妾請身先不能獨存也而太母安人固知其志之篤嘗令人密防之一夕府君將易簀舉家哭不輟防略

弛母給之曰主君少甦幸無事衆請暫息妾自守衆信其言姑就寢是夜遂自經於府君之卧側蓋先數日已就浴至是猶盥漱櫛沐有如常時旋乃更衣襟帶皆手紉經時復恐聲出為人知猶以白綾巾塞其咽及衆覺已長往矣而面目宛如生時府君在昏憤中聞而歎曰好人果先我逝蓋及旦亦含笑卒嗟夫母之節烈從容蓋如此夫在易之坤臣道婦道一也臣死節慷慨易從容難婦死節亦如之蓋慷慨激於一時或意弛於竟盡從容則貞心出於天賦正氣達於性生蓋百折而不回一往而獨至且匪直此也敵體易側室難蓋敵體迫於無逃猶可以名分勉側室葛藟屈於樛木小星媿夫衾裯非禮義之激於中從一之道固未見靡他也而況主君死在禮妾自有常道而又非事變之迫若刀鋸鼎鑊之不可免獨不可少緩須臾稱未亡人乎而母竟若此者是真天賦之

貞心性生之正氣浩然於中若火然泉達之不可遏有不以從夫
地下不已者若母氏者是真烈日秋霜並凜千古蓋匪直邁古柏
舟者流其亦可以愧天下之為臣懷二心者矣語曰士之烈無甯
為女之烈蓋烈士殉名滋世之薄母氏其天下之偉大夫乎獨惜
當道束於功令弗克轉聞於上大彰厥美以風來茲煖故特為援
筆記之以俟修史者考焉

以上閩
氏族譜

范麻子傳

國朝于聯珠邑人

義士范麻子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名字余嘗聞之故老麻子
初與豪客郭七俱居李世卿門下世卿待之如左右手麻子等亦
以腹心視之時明運式微大盜蜂起李氏聚族而屯於槐坊之李
家寨以自衛焉有張長腿者號摩天王虎踞於南頓西寨項邑官
長且擅易置莫敢誰何其姪豁子亦竊據水寨上官相為羽翼會

項城縣志

卷十八

麗藻志七

四

長腿有叔挾室過槐不知為何盜所掠而長腿以為實出世卿意
也率眾往攻之因優人李建三素與世卿有舊誑其寨奪門而入
殺世卿及其二子復喝其眾曰降吾者生逆吾者死麻子見大厦
忽傾獨木難支徒死無益不足以雪恨洗恥乃與郭七目相熟視
而降歸後日侍長腿左右效其殷勤奔走以示全無攜貳乃私與
郭七成謀令郭七誅豁子於水寨候炮響時便可下手時六月二
十三日也麻子乃買寶劍一口伺長腿在庭院納涼跪以獻之偽
而授之末長腿變色急起而退麻子自後乘之遂刃其首長腿屍
行數步乃倒時欲傳炮則火藥不燃而麻子所乘之騎又早被知
者竊去麻子見事失機遂提長腿首登樓扃其戶殺其妻妾子女
靡有孑遺若曰而今吾可以報故主矣不移時豁子自水寨聞報
至乃壞樓之四隅焚之以柴麻子將長腿首置花門上砍為肉泥

慷慨怒罵而坐焚焉余所聞諸故老者如是今南頓集北范亭雨
傳為麻子之後至於郭七則不知其終云

文品九集

俊儒王公傳

商城知縣單可璠

歲辛丑余謁選赴都掣得中州之雩婁甫下車得與芥亭王先生
晤迹其言論丰采心竊計其為有道舊裔也迨公餘燕會因出其
尊大父行述暨墓誌銘屬余圖不朽余披玩再四知其為處士而
有國士之風也敢以不敏謝乎王公諱應生字俊儒號西林先世
居晉之沁水世代簪纓為山右名族始祖明宣德間遷項至三世
四世皆以文學顯名至五世家貲豐裕好施予邑侯以惠周戚里
旌其門六世可泰公遭明季寇亂負其母避兵於太和縣之舊治
比旋里田園廬舍蕩然無存公生而頎偉稍長即知愛敬偶有微
拂親意者須臾悔悟跪膝下伏罪請責或伺親偃息叩頭榻下親

項城縣志

卷十八

麗藻志七

五

感其肫誠愛護倍加然以家業中落不足瞻養為恨遂棄儒入闈
闈不為機詐狡僥之行而自獲持籌握算之償壯年治產居積屹
然一素封由是甘旨無缺而孝養日隆矣及遭喪葬大故哀毀盡
禮典文優備雖夙嫻詩書者無以過之尤篤於友愛兄弟既離居
有無相通欣戚與共恩勤周恤釁一如同釜之親切焉季弟夫
妻早亡遺孤兒甫離襁褓公囑配李乳哺之俾成立且慎為之擇
婚配治室家猶子居然子矣思顯親莫如榮名非讀書上達末由
也迺敦請名宿情文兼到冢男風齋公攻苦誦習秉師訓如臨父
母從此文字精進行成名立為多士冠冕季子程齋公以家訓嚴
明篤志研究亦以第一人補博士弟子員諸孫林立秀發登科目
列膠庠後先濟美一時稱盛事焉蓋公之遺澤遠矣公饒於貲而
不吝於用如施茶施棺推衣解食之類種種善端難以悉數歲饑

憂乏食者衆乃率家人煮鹽豆食之會有屢索不已者童僕厭其煩厲責之而欲激主人之怒公切戒勿拒恬如也嘗客遊秦關旅次見有老媪挾一少婦二童稚哭泣哀號公詢其故曰我父負人債且豪甚今當償期逾期不償將魚肉我矣不得已願鬻兒媳償之奈生離故不忍耳未幾索債者至公計數解囊代償之且給錢二千俾圖生計老婦急詢其姓字公曰我途人汝知姓字何為遂去公之勸人為善也孜孜汲汲惟恐不周每值松風朗月里巷擠坐擇善惡感應諸說高誦詳解瞭如指掌又切切以勿棄字紙勿宰耕牛為大戒故出則人服其善化入則博採夫嘉言每置冊於案上擇古訓之尤精切者命兒孫輩敬書之如克己可以制怒明理可以制懼謙受益滿招損學者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等語今猶藏於家廟之笥焉年登八十有二福之隆德之厚也豈

不誠卓卓可紀也哉

王氏族譜

葉姆熊氏小傳

王曰珩邑人

熊氏小家女余保姆也適葉有子而嫠貧無所依乃獨力築室編茅自覆為養孤計伯氏利其少欲嫁之有成說矣覺而負孤以逃聞余先祖母李氏方甯外家願委身焉先祖母既苦節自勵更憐氏之有同心也視之有逾等倫氏亦輸誠服役難易無所避余祖母歿繼事我母先後三十餘年迄無二心吾家內外物事輒任為耳目人不敢干以私厥孤成立既娶妻生女矣不幸早歿則一依家主為性命其遺穗之蓄除自奉外不留長物曰我無子私積何為耶方氏之任事也僕佃輩願結驩者咸呼為阿母又其母家諸兒歲時數來問視久之無復然者詢所自曰情面無所徇請託無所得也撫余兄弟五人皆有恩率以余兄弟之哭啼為欣戚不自

知其勢也老病不能服役猶為余守塲圃間而余索果餌依依若嬰孺云及卒葬於莊北嶺上歲時遣人祭其墓卒後僕婢中無復有如葉姆者矣

王氏遺集

彭太學生傳

王茂松邑人

玉衡彭翁諱璣項之黃解人也幼業儒以運蹇數困童試援例入太學公性剛直威武所不能屈而慷慨豪爽尤樂為鄉里任難邑有捕役某以誣窩賊詐鄉人財鄉人懼往哀公公使其人若佃戶之從主者率之往辦捕憚而屈詐卒不售又里有餓人死於途邑宰以撿尸館公家公與關說乞以罷驗宰不之從且曰汝欲私結人命耶公曰私結之禁為啣冤也無冤而亦理之公將使凡民有喪盡待檢於官乎宰語竭允之事訖聞之者無不為公栗汗公曰苟有理雖天子何畏况區區者辛亥邑有土方公務公年已七旬

項城縣志

卷十八

麗藻志七

七

餘矣聞之恨無因與宰面質會宰歿於官署事者嚴比之紳民俱困公亦被稟遂杖而往宰見之責以抗欽工公曰欽工有旨否宰怒曰以為非欽工爾有旨耶公出諸冠中蓋前年免役恩綸公預藏以為証地也宰責其藏褻公曰民之戴君猶元首也不此之藏何藏乎且人臣以奉法為尊君彼方王命者乃真褻之矣宰以公老故多盤結以勞之而公跪疲則坐殊不之苦言次輒以杖擊地聲徹堂外宰亦終無如之何公之戇直類此頗多不能殫述惟六旬無子鄉里悉為含屈而公亦作玩花樓以自娛樓下亭池嚴整花木繁鮮日引鄰老遨遊其中蓋恨無子也一日有鄰村霍某詣公白沈邱江澤鎮劉某君子也曷往致焉先是公有子數歲殞於痘棄之道旁中夜而蘇公家不之知也有劉老以車販遠歸過之聞兒啼破束草而出之男也劉思不知誰何子又更深無可問